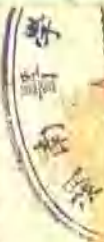


彭夫斯納教授著
薛姓生譯

蘇聯營養治療學

西南醫學書社發行

一九五三年四月出版



R462/PFS

蘇聯營養治療學

西醫學術出版社發行

蘇聯營養治療學

原著者：彭夫斯納教授
(Профессор М. М. ПЕВЗНЕР)

原出版者：真理報出版局
地點：莫斯科

譯者：薛 甦 生

出版及發行者：西南醫學書社
上海常德路247號
電話：三一〇〇四

印刷者：中國工商印書館
淮海中路918弄1號

經售處：全國各大書局

國庫報紙：人民幣一千八百元

• 有 著 作 權 •

一九五三年四月出版

蘇聯營養治療學

我國（指蘇聯——）對於勞動者保健的關懷，是立足于建設保健系統的基本上十月革命替實現針對着保護及強化勞動者健康的蘇維埃保健實際措施。統一的，創造了一切條件。

在這個系統內，我們的成長為食品工業內強大部門之一的公共營養，具備重大的意義。一切可能的食品組合、工廠——廚房、食堂，被號召給我國勞動大眾以營養的保證。

隨着我國公共營養的發展，營養治療，就是用飲食治療病人，也越來越受到更深入的運用。營養治療的日趨發達，在公共營養系統內是如此，在醫院、大學附屬醫院（Клиника）療養院、休養院、醫院以外的網內（公共保健指導所、門診院、工廠與製造廠內），也是如此。

在蘇維埃國家內，公共營養和營養治療建立于科學資料上，是斯大林式的關懷勞動者的表現。

還是在紀元前很久的時候，古代的醫生就把飲食當作治療因素，認為它具有重大的意義。在古代名醫希波克拉特（Ἱπποκράτης）與塔倫（Talen）那裏，我們發現了大量的規則及格言，它們的正確性獲得了現代科學的證實。例如希波克拉特主張：治療應該首先着重節制飲食。從他的觀點出發，在患病各階段內，需要在量及質的方面選擇食物，這對任何病人，不管他們的習慣、年齡以及季節、地點如何，都同樣是適用的。

古代的羅馬醫生（紀元前一二八——五六年）桑經否認了關於飲食的古老規定，不同意大自然自會治癒病人而只需要用食物維持人體組織的力量。他們主張積極的治療，就是足以影響病勢過程本身的治療。他們主張不用藥物治療，而用飲食治療和物理治療。

在十七及十八世紀，隨着博物學、解剖學、生理學的進步，關於病人營養的新陳代謝問題的學說走上了全新的發展基礎。醫生開始根據各種器官的生病，而禁止使用許多食品及熱菜，開始注意某些新陳代謝的遭受破壞（關節炎、*но́дъ па́чечн.*）。

從十九世紀下半葉起，當滿足健康者及病人的要求、滿足他們的能量消耗

成爲可能，當食物對於人的營養具備意義的時候，組織各種飲食療法（диета），乃開始注意到食品的化學成分：不僅顧及到口糧（пищевой рацион）內的蛋白質、脂肪、碳水化合物份量，並且更顧及到其中的各種維生素的份量。隨着廿世紀初維生素學說的進步，發生了將富于某種維生素的食物給病人吃的問題。同時更大白于世：調製各種食品的方法會影響整個口糧所食的維生素量與化學成份，因此，施行營養治療前，發生了各種調製食品的方法問題，于是現代營養治療的一個極重要的分支——根據科學化的技術替病人調製食品，逐漸趨于發達。

關於病人營養的學說，即是營養治療（飲食療法 диетотерапия），變成了一種科學，它的根據不祇是純粹的經驗，並且包括從病床旁的科學實驗、科學的臨床觀察，對動物的許多實驗所獲得的資料。

現代的營養治療跟古代的飲食療法的不同處便是科學根據。現代營養治療反映出了現代醫學觀點，不僅表現出了巨大的實驗的，並且表現出了科學理論的利益。下面我們會看到，蘇維埃學者：生理學家與臨床工作者（Клиницист）對科學的營養治療的發展發生了何等重大的影響。

在十九世紀末葉，尤其是在廿世紀初頭，得出了如此的結論：當人體上任何一部份、任何一個器官或者整個系統生病的時候，不但是生病的器官，就是全部人體機構(организм)都遭到了破壞，臟物的新陳代謝也起了變化，雖則是臨時的，整個的生理化學過程，節制機能(Регуляторный механизм)的正確工作也統統遭了破壞。這一切的破壞一道兒或個別地，不僅會首先破壞器官的功用，並且會引起器官的解剖病(Анатомические поражения)。

根據對動物的大量實驗和對人的衆多觀察，得出了下列的結論：人的一切內部器官以及他的個別部位，相互之間有着密切的關連，在自己的活動內可以互相影響。到了十九世紀下半葉，醫學內出現了新的方向：把人體機構看作一個整體，而這個方向的懷胎者是俄羅斯學者巴許金(В. Паутин)，俄羅斯生理學奠基人謝巧諾夫(И. М. Сеченов)的學生。反對當時的外國學說，巴許金把我們的人體機構看作一個統一的整體，患任何疾症，它的全部經過、臨床狀況系于器官內的解剖的變化，尤其是患病器官內的變化。

在自己的病理生理學講義內(一八七八年)，巴許金寫道：『人體機構的健康狀態決定于個別器官活動的完全和諧……』……人體器官保有如此

密切的影響，以致一個器官的工作不符標準，將不可避免地引起其它器官內的或多或少失調，換一句話，將要引起全部人體機構內的失調。」

在現代醫學內，當決定病時，綜合法、思考辯證法獲得了最後勝利，我們揚棄了早先的局部決定法。利用後一法時，我們認為：每一種病不變地反映某一器官在解剖上的創傷。如今我們知道：患任何疾病，需要把人體機構看作一個統一的整體，不僅需要治療患病的器官，並且需要對具備多樣性與相互關係的全部人體機構施以治療。

隨着生物化學和生物物理學(Биофизика)的進步，人們明白了：施行治療時，必須顧及到足以影響人體機構內化學過程與物理化學過程的一切因素。每天進入人體機構的營養素(蛋白質、脂肪、碳水化合物、礦物質、維生素及水)不能夠不影響到物理化學過程，因為它們是這些過程的基礎。食料深入了人體機構的新陳代謝作用(雖則我們不希望如此)，既影響了人體機構的全體狀態，更影響了節制個別器官或系統的作用的機能(Механизм)，保證這些器官、系統跟大腦(人體機構內一切過程的主要節制器)之間的連系。

由于以偉大學者巴甫洛夫為首的俄羅斯生理學家羣的工作，發展營養治療

的新途徑日趨于有效的開展。在一八九七年巴甫洛夫公佈他的關於消化腺工作的講義後，全世界學者才知道巴甫洛夫學派關於在生理及病理條件下的消化腺工作的學說，當食物的量及質招致了病理變化時，這種學說構成了一切搜尋對人體機構的狀態有關的影響（實驗的以及臨床的）的基礎。

在廿世紀之初，當全世界幾乎所有的大學附屬醫院和實驗室研究健康者及病人的營養問題的時候，既可以找到根據巴甫洛夫方法動了手術的狗，供實驗研究之用，而在目前，蘇維埃生理學家和臨床工作者更對營養問題的探討，發生了重大的影響。

適應現代醫學成就，我們提出了解放兩個概念：合理營養與營養治療的問題。合理營養是健康者的一種營養，不但會滿足他的口胃，並且會按照性別、年齡、勞動同日常生活的條件滿足他的人體機構的生理需要。營養治療是病人的一種營養，它的目的在於治好疾病。必須強調地指出：蘇維埃生理學家、巴甫洛夫的學生及繼承者們，促成了醫學內『綜合法』（Синтез）的勝利，尤其是在營養治療部門內。蘇維埃生理學家教我們臨床工作者，在病牀邊實施「臨床分析綜合」（Комплекс клинического анализа）。蘇維埃生理學家

表示：必須將個別器官與系統的功用的遭受破壞，跟營養（它的量及質）對患病的器官、全部人體機構以及它的節制機能的影響加以對照比較。用旁的話來講，蘇維埃臨床工作者在這兒指出了外來因素的意義，在此種情況下，這些外來因素便是進入人體機構的食品，劃到營養治療科學的這一支，宜乎特別指出我們蘇維埃生理學家拉甌科夫（N. I. Pashkov）學派的工作。拉甌科夫認為，在人的生理及病理狀態之下，食物的量足以影響人體機構的功用。拉甌科夫學派最後斷言：『在素質不同的營養內，我們擁有強力的因素，藉助于此種因素，我們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改變組織、器官、系統、人體機構的功用及營養，或者停止它們的強化或轉弱。』

受了蘇維埃生理學家的影響，不祇蘇維埃臨床工作者，就是外國學者，也必須變更自己的在組織實驗的思想內以及估評臨床徵候的思想內的探討。他們必須變更自己的在營養治療範疇內的整個戰略（我們這樣稱呼它），因為巴甫洛夫第一個跨越了介乎心理及生理現象之間的橋樑（貝可夫Bekov的話語）。巴甫洛夫學派斷言：遇到了病理狀態（患任何疾病時），整個的消化過程，人體機構的全部機能，是處于中央神經系統，大腦的影響之下的。大腦無異

合唱隊的指揮者，就如同貝可夫所比喻的。巴甫洛夫學派又斷言：消化過程也處於周神經系統、內分泌腺，所謂內分泌系統以及血液的化學成分的監督之下。

所以現代營養治療乃沿着各種飲食法(Питевой режим)影響所及的道路前進，飲食不但足以影響患病的器官，並且足以破壞節制機能的工作。我們曉得：這些節制器的正常工作的遭受破壞，會很尖銳地反映到主觀和客觀的病徵上，影響到病徵的過程。

爲了解釋節制器工作受破壞的影響病徵，不妨列舉出下列的事實來。我們曉得：許多病人苦于嘔汁(нжота)、胃酸氣、吐酸水(在缺乏愛克斯光工具時，往往以爲是胃潰瘍)，這些病徵不能夠用胃病來解釋，而必須用血液內含糖量不穩定(迅速上升又迅速下降)、神經系統易受刺激來加以解釋。血液內含糖量迅速下降時，如研究所指示的，胃子開始『流出了』大量的胃液，通常這當兒出現了胃痙攣，於是形成了嘔雜、噯酸氣、吐酸水，有時候甚至嘔吐、胸骨下部(подложечная область)發疼。一切種類的飲食法及口糧，其目的都是想影響胃子本身，而總是收不到效果，僅僅病人服點蘇打，足以臨時獲

得一點幫助。根據大量的臨床材料，我們可以證明，爲了減少血液內含糖量的迅速而銳厲的升降的情形，必須限制口糧內的碳水化合物（糖、蜜、甜品、馬鈴薯、麵包、尤其是易於吸收的甜汁）的份量，規定用膳次數加多。

根據這個實例，顯然可以看出：用上述的飲食法治療病人血液內含糖量的動盪不定，不但嗜雜、噁酸氣、吐酸水、疼痛會變得消逝不見（不言自喻地，並未服用任何藥物），並且還鎮靜了他的神經系統。

營養的性質足以臨時改變血液同淋巴液的化學成份，足以影響節制機能和神經系統，這是對巴思洛夫學派下一說的正確性的偉大證明。這一說如下：在人體機構狀態的一定條件之下，被節制體 *Сдерживать*（即血液同淋巴液，它們的化學成分的變化系於營養的性質）變成了節制器，而節制器（神經系統）却變成了被節制體。這一個例子說明了：一切器官之間有着何等密切的連系，有時候表現得何等複雜，這一環節生了病，造成了臨床病徵，往往必須用營養治療或其它的治療因素來協助它。

蘇維埃生理學家（尤其是貝可夫、鄂爾拜列 *И. А. Орбеу*）表示：患任何病時，中央神經系統、各器官系統之間都保有着互相影響的複雜連鎖。他

們同時指出：任何病勢過程發展的力量、速度、特徵以及外傷、傳染和中毒，也決定於人體機構對刺激的反應，決定於患病的器官以及全部人體機構的感受性。我們的臨床工作者以及已故世的病理學家塔拉艾夫（B. T. Tarashev）所參加的病理實驗室做了許多工作，哈爾科夫學者阿爾拜英（H. E. Arbenev）也做了許多工作，這些工作最後斷言：多餘的礦水化合物進入人體機構，會提高人體機構的感受性。並且有效地證明了，限制礦水化合物的飲食法，不僅足以發生影響：降低人體機構對刺激的反應，並且足以變更細胞蛋白質的物理化學特性，而這一切不能不反應到病勢過程的發展上來。這給予了可能性解釋下列的：當患病時，病勢發展跟提高人體機構的感受性有關的時候（例如風濕病、慢性關節炎……），限制礦水化合物的飲食法是有效的。

遠是在一九三一年，在『莫斯科治療學會』、『莫斯科外科學會』、『全蘇聯風濕病預防委員會』聯合會議上，我們就證明了：對慢性風溼病患者，各種治療法（療養治療、物理治療、藥物治療）都無能為力，而單獨營養治療，不用藥物，不伴之以物理治療，却表現了高度的效力。

一九三四年，『國際風溼病預防會議』在莫斯科舉行，我們也證明了營養

治療對風溼病的效力。營養治療的具備積極影響，按照蘇維埃學者的觀點來解釋，即是患風溼病時，病勢發展不僅決定於傳染，並且也決定於人體機構感受性的提高。我們用特殊的飲食法改變了這種感受性，使之降低。

臨床觀察揭露了，單調的營養會降低人體機構的反應力（感受性），陡然地變更營養的特徵，會提高人體機構的反應力，而立刻引起許多人的不愉快感覺如噁氣、嘔雜、食後發悶、噁心（Тошнота）。用這可以解釋，為什麼病人在初入療養院的頭幾天內，吃了自己對之還不習慣的飲食，乃體驗了許多不愉快感覺，原因便在於此。

我們也曾經對動物及病人做了大量的實驗研究，積累了大量的臨床材料，這些材料指出：在藉助於特殊的飲食法的反光，會影響人體機構的全盤狀態，會影響某些病勢過程賴以發展的基礎，也就是我們能够影響病勢過程的發展特徵。

也可以影響某些毒素的傳染力量。改變口糧的化學成分，我們不祇可以像前面所說的，影響人體機構遇到任何刺激時的反應，不祇可以影響節制機能，並且還能够破壞人體機構內的某些新陳代謝作用。

例如，限制口糧內的食鹽量（和定額比較），不僅影響到水的新陳代謝，並且影響到人體機構內一切鹽的運用，而大為加強小便的排出。大大在口糧內提高富於鉀鹽的食品量（和定額比較），也會得到同樣的結果。

患許多疾病時，口糧內食鹽量的影響是巨大的，茲舉下例加以解釋。在偉大的衛國戰爭期間，我們看到許多戰鬥員與指揮員頭上受了創傷，經過適當的治療後，還是一直患頭昏、輕微的暈眩、腦子裏彷彿沉重異常。當有了這些病徵的時候，在極多的病例內，銳厲地限制食鹽的飲食法，發生了重大的作用，有時候，在短短幾天之中，上述的病徵即消逝得無影無蹤。這種實效可以用下列的理由來解釋：即是在顱骨受傷後，大腦細胞抑留了許多水份，而限制食物內的食鹽量，協助了液體的排出人體以外，大腦細胞乃喪失了所抑留的水份。當需要對恢復過程發生影響的時候，我們在口糧內擴大蛋白質、維生素以及富於鈣鹽同磷鹽的食品的份量（和定額比較）。

近來業經大白於世：許多食品擁有特殊的能力，足以影響某些生病的器官。有許多工作說明了：面臨着許多生病狀態，食物的蛋白質具備重要性。蘇維埃學者們（營養治療醫院的集體人員）根據大量的材料以及對動物的實驗，

首先於一九三四年反對以前的舊見解，指出內含標準份量的蛋白質（尤其是肉類的）的食物進入人體機構以後，不僅不妨害治療，並且相反地構成了治療許多肝臟病的必需物。

這些關於蛋白質對肝臟病的治療發生有益影響的新材料，使得制定內含足夠肉量的新飲食法成為可能，這些新飲食法的效力是經過了臨床工作者的證明的。

僅僅到了一九四一年，美國人才獲得了類似的觀察及研究結果，他們竟然把用營養治療肝臟病患者的新途徑叫做『時代的創造者』（делателница эпохи），而沒有想到：發現這途徑的創先權是屬於蘇維埃學者的。

也業經大白於世：蛋白質製品（凝乳 творог）內含乾酪素（казеин），它能夠預防肝中毒（Янтоксикация печени），而肉裏頭含有特殊的類似胆素（холин）的物質，它能夠防止脂肪的雲集於肝臟之中。後一現象是觀察許多肝臟病所得出的結果。

不但個別食物、某些整個口糧的化學成份對許多疾病發生積極或消極的影響，就是飲食法像吃的時間，一餐所吃的份量，餐前餐後所飲液體量，這一

切也會對許多疾病發生積極或消極的影響。例如，最後得出了如此的結論：心臟——脈管系統患病時，睡前吃東西是非常有害的。面臨着許多消化器官病，必須加多用膳次數，那辰光，疼痛往往妨害病人的睡眠，例如十二指腸潰瘍的能够痊癒，不是由於服藥，而是由於吃東西的結果。這樣的例子可以舉出很多。

經過了一切的解釋，還再提出問題：生什麼病時，必須採取營養治療，把它當作治療因素，這個問題，在目前，按照我的意見是多餘的。病人的營養必須是基本的背景，在這個背景內再運用其餘的治療因素。營養治療是生一切疾病時所採取的任何綜合治療法的必需因素，而不是生消化器官病時方才如此。

一九四〇年，召開了『全蘇聯軍陣外傷綜合治療會議』，參加這個會議我國有的最著名的外科醫生、內科醫生、神經病理學家（Невролог）、物理科醫生（Физioterapeut）、鹽泉學家（Бальнеолог）、精神病科醫生（Психиатр），他們一致地承認：『施行軍陣外傷綜合治療時，營養治療既是初期在醫院內接受治療的必要組成部份，同時也是末期在療養院內接受治療的必要組成部份。』